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三百三

集部

石田文集卷八

元 馬祖常 撰

銘

致樂堂銘

有母鞠我聿邇而弁于何申之翼翼其燕其燕其寧籩
豆載馨于何將之承其氣聲嗟嗟婦子跌克相肖匪惟
母宮汜布禰廟惟夫人受祉惟孝子錫類惟天可忱遲
斯百厥世

梁彥中家瑩中致愨亭銘

肅肅祖禰於昭厥靈曰既降止于牆于美不顯孝思鑑
我蠲饍昌爾孫子賓興于世

書櫝銘

農善鈔鑄匠利斧斤其器既精其績惟勤以食以居可
必於懜士不農匠崇文著書濟濟間燕明世所須祕冊
於櫝經史百家內沐其澤外芬其華漆梓勒銘以告弟
子我承庭訓敢不礪爾惟天精明不啻于人惟物淫昏

乃迷厥貞匪聖匪賢曷先我覺匪訓匪辭我孰從學曰
我祖考奕葉顯揚草我世俗維文是將迨茲百年士而
不民我辭諄諄庶大爾身

書几銘

木也材漆也堅工之良其成器也完吾克有之利於燕
閒之觀

居室銘

苟居室也敬則疇之可訂苟學古也專則疇之不傳有

幽者神有窮

一作宵

者天將寵綏之爾益勉旃

止善堂銘

維昔邃古厥民顓蒙弗跂于福弗鄰于凶鳥居獸食其行
充充繫文字肇啓相我民止明靈宣昭曰人曰己以破其
昏以迪其內衷以燭于盲以震于聾洽于大同止善之功

遵誨堂銘

其誨諄諄其遵訢訢以績以勤以資以殷

王仁輔左丞德符堂銘

耕之澤澤獲之桎桎植之芸芸木之黃黃是謂德符維
善之趨有以考室天銘以質之

輶然亭銘

維茲世人時化物遷雜沓紛至攻于吾前吾乃應之而
一輶然其輶者何不吳不敖不震不譁順受維嘉豈嘻
笑之缺者耶

李氏種德堂銘

錢鏹具農服田財貨集商懋遷維士進德德維賢種之

于世世有年農商外求我乃天皋陶之道子勉旃

龔友輔贊古齋銘

古有道載諸辭我贊之徵於斯維友輔篤古學予爲銘
聽母貌

允懷齋銘

疇沃沃天是資稼以穫力之施道豈遠惟茲思佩我銘
世乃師

箴

舟箴

伐木于山旣斧旣鑕于綴以穎金于屋以編管杵堊縷
杲研桐之脂塗于木間以禦外波不觚而剝不趾而趨
南國利之以載以居不車不廬越紀彌章矢溺溷濁汗
海若之宮馮夷乘顛軒輊上下萬緼千纏不施其功卒
不思改圖由是言之水豈不仁哉

酒箴

瓶曰何鴟夷脂韋敢侮予爲清冽以實我墨徽以緼我

手我肩我燥煇須我不我世須世將焚如彼殄天物而
糜民食莫而之急世迷厥明不而之辟日甘其喙而毒
其腸俾其虺瘍俾其叫狂古宗廟之事錫嘏受祉以洽
神人罔淫之以酒出入兩宮經營公家以脂以韋不予
之塗泥而蹈其近利而安其後譏何鴟夷之智爲

贊

恭贊御書奎章閣記

至順二年十一月七日上遣內侍至臣祖常門賜臣祖

常御書奎章閣記碑本一幅者臣祖常冗瑣下品才識淺

薄叨被光榮待罪風紀夙夜恐懼無涓埃補報於聰明之
萬一不得斥逐則爲大幸顧迺曲加天寵猥賜宸翰煥
乎日月之光華郁乎雲漢之昭回義畫八卦禹叙九疇
雖有義有文亦不是過也何則義有義而無文禹有文
而無義必待周文箕子者出然後文義大備垂之無窮
今皇帝陛下即位之明年開奎章閣布政四方大臣公
卿以次進對少間則覽古文圖書綜覈古今求其治亂

之原以施於天下以戒於群臣迺製奎章閣記俾工官鑱諸樂石茲皆萬萬世無疆之慮也猗歟盛哉臣祖常受賜不勝感戴聖德北向百拜齋沐謹爲四言詩以贊於後云
皇帝明聖受天之命撫御四海民物遂性物性旣遂太和
雍熙雨暘咸宜于于施施清燕暇逸不遊不田刻文垂訓
萬世是傳賤臣荷寵天光臨門寶箴私家以遺子孫臣拜
稽首維聖作憲義畫禹疇法天行健有義有文於昭日
星豈惟修辭大同於經嗟臣螻蟻待罪風紀瘵官追罰

幸不訶鄙乃重受錫天德何報糜軀銜忠罔極覆燾

吳宗師畫贊

有翼翼之思而弗施有肅肅之容而自儀冠裳孔都登
降拜移載以德興豐其道樞俾同我尚世之儒相實民
之望豈困於象者邪

贊雙兔

兔爰爰相伏蹲囿田塗宅丘原嗒彼置儲穎功壽斯文

圖爾形

贊吳牛

予觀牛之顛趾飲齧同於羔羊其爲功也不類遠矣今
目擊此卷不覺興嗟

雜文

丁君誄

至順元年六月二十三日山北道廉訪丁君文苑卒嗚
呼文苑學足以利人而不得大施而又壽不享年茲縉
紳大夫所爲痛也乃作誄曰

有樹其栢孰培而斧有良其器孰陶而窳昔也聯裳荷天之光靡行匪短靡言匪章試官民庸搏其頑克以煦其疲瘝持斧冠豸而蛇虺弗嘍何辜于天而不遐年誰謂爲之終其罔全服食之就耶藥石之不耶惟減受祉果何修也飛羽天湄君樞之旗崇璞山碕君墓之碑酌奠余奠誌莫余辭爰封茲誄敢識余悲

仁本堂解

粵古先民孕善於中而契乎天倥侗不鑿質良而全潔

然以名而不之貴靡然以利而弗之嗜憧憧往來不求
不忮聖哲彌綸弼以仁義鰥虞在下瞽頑弗慈乃以孝
烝之庠君弗弟而友道日至孝弟辨矣仁義治矣魯東
家素王有子其徒揭示仁本範世立謨彼婦姑勃磈諍
語帚箕而獨何居煦濡以愛飲食弗敬是又孝耶生先
乎吾宗法是系敢不悌耶儒服者云行仁之本孝弟實
始將由茲以達夫博施故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翕和雍熙陶陶怡怡比屋可封而刑措不用者顧不由

世咸孝悌而仁哉我解仁本以斯義準吳氏之子尚佩
惟允

記河外事

有計吏河外來稱河外斗菽三十千弱民持錢告糴大
家大家亦無有菽日益貴民日益病而有司賦之日益
急也余方食投箸記其說且曰菽之比粟也奚急而病
若是是履賤踊貴也有司賦之亟其謂何請子悉之吏
曰子儒服者所謂治天下之事子益懵懵也故事國馬

食歲徵諸內地而不給則漕河間鹽錯置郡邑筭民之口而廩食之估當其直而以藁秸入之官又不給則差河北郡縣凡民數幾可秣馬幾俾馬就食于外令中山河間趙地百姓無糠粃救旦夕命人挈男女之里中不得易斗米其均賦於河外有以也子泥於古而昧於今而不知通變之道子不仕則已子而仕將見瘝官之罰集子之躬矣余言盡不可信耶

夏乾禱雨文

惟神靈馭雲氣呼吸雷雨變化罔測出入八極今本鄉神之祠宇在焉是神之所依歸也而祖常等耕鑿給食事神弗謹神其降咎以病吾人歟且沛澤不時稻苗將稿歲或不登則何以供王賦而爲神之染盛乎神其鑒此也

策

會試策問

聖王之設官也俾在位之臣咸稱厥職以亮天工者其

法不越乎選舉而已皇元稽古立制用賢使能叙進差等成法具在夫事久將弊亦可變通者乎入官者日滋月積循名責實有不勝其煩然選舉乖方則瘼官病民曷術得以無二者之失乎命風紀擇可爲守令者善矣然必求於資歷相當足以盡撫字之才乎漢世公卿二千石皆得辟舉可施於今乎課績良法也今以五事脩責守令往往虛文考功可復乎州郡牧守限於品秩缺貲者衆唐以來權行守試激厲獎借之道獨不宜於今

乎諸君子裒爲舉首各悉其說

擬廷試進士策問 二首

文武之道有國家者不可偏廢也文藝對策取學問之士我朝已行之矣獨武舉未講非所以脩文武之道也方今四海億兆之衆蘊蓄才能者豈無其人乎夫武職子弟襲受世賞衣食爲事游媚富貴使之將萬人率千夫其余一作於功勛之裔則至厚矣國家何賴焉茲將議立武舉以求草澤弓馬膂力之夫謀畧技能之士以應

武選其策何先乎必功勛世臣之裔草澤有能之人兼用並置仍不戾於時宜何者爲便益之道乎子大夫學通今古之制裒然來廷其悲以對朕將親覽焉

朕纂承大業祇適先猷畏天愛人罔敢不敬故屢詔有司各揚廸職使恩澤下流而吾民得以遂生而樂業斯朕之志也而聞有司瘞官者不一或貪墨不法以抵冒條禁或優游不事以苟年勞或保祿自營或矯情取譽廉恥之風幾於不興且有官之士在民之上所以師表

百姓而百姓賴以安者也而乃自治不嚴如是何以居人之上哉又古者刑不上大夫而官序有常庶績咸熙而今也風紀之司糾劾論治偷墮因循之俗日盛未見其振起者何歟豈公家審官之術未得其要歟抑毀譽交養不覈實歟將求激厲廉恥之道而期官士自治王澤下流而百姓安其策何自乎大夫明古今之義其於事宜之體講之詳矣悉心以對母隱

題跋

書翟太素彈琴詩序後

古堂上樂皆亡獨琴在今之琴雖盡非古意然猶愈於
亡也省菴周先生謂余言汴士翟太素雅善鼓琴群髦
方聲其工被謠詩間予盍賦之予悼道不傳續綴事方
殷不能爲韻語俾太素絃之省菴周先生其無庸病哉

跋夫子擊磬圖

天地日月不容繪畫而松雪翁寓意於翰墨之中吾固
知其歎荷蕢之非真知聖者也

恭題御書雪月二字

上日御奎章閣聽天下之政蓋所謂未明求衣日旰忘
食者也恭已南面不邇聲色清燕之頃留神翰墨於昭
回雲漢之章尤見天縱之聖也茲雪月二字詔賜中奉
大夫侍御史臣覺特班事天子官侍御史持平綱紀憲
法是賴非有清明之德配彼雪月者則天子不以此官
官之矣聖人在上量包天地么麼小臣智識狹陋曷足
以窺之意者或萬一歟臣祖常又得陪侍御史下列乃

屬臣爲贊遂告之以是俾其子孫寶承之以世其家焉
記御史臺題名後

天厯初有制命御史臺具石題名聖言渾灝有訓有戒
天聽洞達照知物情而文字簡易蓋堯舜都兪之音也
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向德以象之臣趙世延既承詔爲
文至順三年缺日臺臣等謹敷宣德意列載如上維
時長貳曹屬之次乃列於下後之來者尚徵於始而繼
之也且人之善惡咸在是亦懲勸之義而不可廢也鳴

呼慎之哉

題松廳事藁畧後

昔祖常承乏察院初官未熟時事往往篤信古道動輒
得咎言秦州山移之變則得奉祠大社諭鉄公丞相廢
法擅權則謫官開平嬰虎口之毒擯斥五年幸遭逢天
日清明更張化絃凡是同惡姦狀顯露善類彙進衆賢
登朝而祖常忝脩召用待罪詞垣暇日偶繙閱書簏見
有章䟽舊稿數十紙因繕寫成一編祖常詎敢賣直要

譽庶亦存愛君憂時之萬一云耳名之曰松廳事稿畧者明其與同官論列者皆不記也至治三年端陽日浚儀馬祖常識

題簡母墓銘

金石之文銘壙尤難宋王安石最善銘

下疑有脫誤

可知其

難也此簡氏銘郭貫所撰貫以篆名文亦簡不煩序人子之孝天之至情難哉

跋姚照磨考墓銘後

御史臺屬姚紱持其先世墓銘求予跋文予讀再過乃
識于後始予考京邑鄉貢第二塲課包茅賦一篇紱實
冠數百人又以才譖佐予禮部今又掾臺府祖常適官
侍御史而紱陞充臺掌故則於其家世之傳文字之列
宜知也且彭澤活人之衆如此紱之碩大顯達寧有既
邪

跋誠求堂詩

得龍之嗜龍可以褫知馬之畏馬可以舞彼含氣之不

靈而我得其情寔用乎誠况靈於彼者可不以茲求邪
記

固始縣重建縣治記

皇帝踐祚詔內外大小臣毋曠厥官縣大夫同稽首曰
予一二小臣才學不力罔有聞知奉天子明命辱守茲
土夙夜寅畏如齋如疾恐不能上宣王風下成民功以
遺邦之羞顧茲公署既庠且陋不克以居何以館王人
何以聽臣事予一二人毋循故常毋爽等殺不刻不畫

再營再構寧不偉歟越明年改元落成凡爲屋大小若干間爲工始末若干日秋八月縣大夫走吏于光請記厥績將勒諸珉以耀後之人祖常曰作器必銘作事必記于以考古于以垂訓俾繼我者從事有稽也今賢大夫承流宣化之餘力不謀其私不肥其孥闢茲新堂照臨百里可無辭也哉惟固始爲縣或國于周或侯于漢暨三國晉隋唐名制隸屬山川職貢有圖經在皆不書記其邇於世者昔趙氏失德江淮之交風燐宵明戍鬼

晝悲乃若斯邑南窮山北盡淮陸可騎水可航田畝之
忙躪磔者無慮十八九虎豹之所宮狐狸之所號故老
遺人談之者尚蹙額而可

可疑行

掩袂也迨我朝天昌景

運奄有二國建制縣邑立官立師撫摩瘡痍寵綏俘遺
不四十年陳蔡曹宋吳楚甌越之民雜耕於野交居於
郭于今稱沃壤然其人失鄉遂教習夷獠之俗動以利
害相磨戛以舌吻相撼搖持短長日叢于官重不幸饒
茗漆竹箭材木之利杭秫之精鑿鳥獸之毛草所以塞

聰障明者靡不悉焉居官之位者難矣哉某年某月日
某官等偕治是邑邑人宜之不敷不譁如子安父居無
何奔走群執事作茲役翬翬之堂翼翼之廡賓客有位
庖厨有次豐而不奢華而不忒辟天造地設人未告勞
又何變難爲易如斯也非大夫之賢疇克爾哉蓋嘗讀
春秋魯莊公二十三年秋書丹桓宮楹明年春書刻桓
宮桷禮曰諸侯黜堊又曰諸侯之桷斲之礲之於春秋
於禮立教者三致意焉何則重禮制之或爽也今邑人

宜大夫大夫有人民有社稷文有吏武有兵諧其神人
罔有圯傾尚何以二魯謙諄爲哉

小石山記

岳鎮之列居四方其間出雲氣神物變化靈異以之順
成年穀滋益品類者大矣至於巖壑之美岩穴之秀水
瑩泉清琬禽竒獸之所託依往來仙真高人之所棲宿
是皆有以寓游觀樂放逸在君子之所不可廢者也淮
以南諸山石礦而不瑩予得小如盎者一鑿器實水植

之其中亦磊落峻拔含蓄雄偉可喜也彼雖不能如岳鎮之大出雲氣光景神物變化要受封祭然世或欲捷淇竹以塞河決鍊五色以補天漏則予斯石也其能無尺寸之功歟

留侯廟記

國家著令凡先民之有功有德於世者所在得祀焉彭城之留城有廟曰留侯之廟壞而不治神將無依其守趙君克明節制日之稍入勸民合力會財以集工徒蓋

次完好垣墉旁周階庭室屋有翼有承丹漆黝堊弗麗
于淫經用量制咸稱厥宜神棲孔良象設惟肅吉蠲從
事牲醴碩鮮鄉之人祝禱即享歲無疵癘嘉生繁興民
庶翕悅遂來求文刻石廟中圖以侈大神惠茂封邑於
無極也嗚呼古者作事有記爲教之意深矣大矣彼有
務勩民以事鬼徼福以媚神者搢紳文儒之士固不欲
書於冊而告于衆矣茲能以禮祠其鄉之賢士大夫講
俎豆之容者則是敬君之命而納民於道也則是非文

法奔走之吏所能識也又可載諸言辭以傳於世列其懿行美蹟宣著顯揚俾人有所徵而爲善焉可乎否耶矧若侯之功德卓偉郡國固宜通祀之久矣余典禮之官也故爲志以表之

小圃記

余環堵中治方一畛地橫縱爲小畦者二十一塍崑崙奴頗善汲晝日絙水十餘石井新浚土厚泉美灌注四通陽春土脉亦墳起古所謂滋液滲漉何生不育者信

矣哉雜蘆菰蔓菁蔥薤諸種布分其間柵以稻薪限狗馬越入蹂躪圃在前時爲故主馬廐土有糞合水之膏澤併漬之後菜熟芣羹以侑廩米之饋餉吾於世資蓋寡取也如是足日計矣學子汪琬曰鑄鉄作齒綴于橫木使土平細尤宜菜余謂不然土之力完則殖繁若力盡則亦不殖矣因爲小圃記

上都翰林分院記

天子歲省方留都丞相侍省中率百官咸以事從或分

曹釐務辨位考工或陪扈出入起居供張設具或執橐
鞬備宿衛或視符璽金帛尚衣諸御物惟謹其爲小心
寅畏趨走奉命罔敢少怠而必至給沐更上之日廼得
一休也惟詞臣獨無他爲從容載筆給輶傳道路續食
持書數囊吏空牘旬日不一署文書夙夜雖欲求細勞
微勤以自効而亦無有然後知上之人不欲役其心使
之研精於思慮而專以文字爲職業非如衆有司務以
集事爲賢者也至治三年汶陽曹公子貞分直學士院

實應從行祖常攝官待制聯屬以偕上日思謏薄無以
稱其官幸遭逢國家治康內外清謐臣隣庶恥不煩訓
誨蠻夷懷柔不待約束所以敷宣播告之辭猶慎且簡
間爲民爲歲而祠其祠之祝亦不誣神而夸故其意質
而文又寡是以益積其蘊蓄而不得肆發而爲歌詩以
形容國家太平之功乃更相與樂其秩之美而喜其被
光寵於明世也吾徒之服是選者良亦榮矣夫良亦貴
矣夫可不研精於思慮以俟上之名必蹈渾噩之實而

列陳之則庶乎不戾於躬也不戾於躬則於古也近矣
志諸辟因以存故實云

聖清廟記

大元建國全燕以御華夏永平爲甸服股肱之郡至元
十有八年世祖皇帝甫平江南五歲矣即裹干戈放馬
牛而不用大召名儒修禮樂之事勅有司咸秩無文於
是永平郡臣以其邦爲孤竹舊壤伯夷叔齊兄弟讓國
之所逃者也列文以請大臣以聞上曰其命代言爲書

命以褒之謚曰清惠仁惠於今又五十年矣郡臣前後
凡不計幾人漫不茲省某年某官等乃狀上尚書曰郡
境廟象清惠仁惠之神歲無牲牢祭品不脩領祠無官
尚書秩宗伯禮有儀謹以告其日會太常議制白丞相
府符下永平曰夷齊求仁得仁廟食固宜歲春秋蠲吉
具儀有司行事符且署矣乃重白丞相府以孟軻稱伯
夷聖之清者也孤竹其宗國也今既象設而廟食之宜
以聖清名廟丞相府僉曰允哉嗚呼大道之鬱也則民

烏得而知古豈獨民烏得而知古焉士蓋有一二世不知其傳者大道之彰也則民不識金革戰鬪之暴內則有父子夫婦相與飾於禮節外則有官師之教朋友之交相與講於古豈獨知己之所傳又知當時之名世者而傳之是則永平之人遭逢國家之隆而沐浴大道之彰也吾將見行者讓途耕者讓畔學士相讓於俎豆工商相貸以器貨而價不貳矣推本我世祖皇帝教化之意顧不由此歟邦之人尚礪其志而施於行哉毋徒神

之而已也

願學齋記

古之民生有世教迨成人而四民之業定矣於是有士者出而上得之以脩公卿大夫之位其所施設於治政之具則推其身之所脩而已後世庠序俎豆禮樂詩書先王之道一切不行民之生於時者率蔽於耳目見聞之習駛然各驚於資之所近情之所便而安之家殊人異而民志始苟矣上之人又無以一之嗟乎四民之業

不分囂雜奇哀踰制不教之俗交拏其前士之有特立
不遷於彼者真豪傑也哉盧龍王敬從義甫士而起家
積官爲禮部郎中矣廼表其讀書之室曰願學且曰古
有云非曰能之願學焉非敢謂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屬
同官馬祖常記之祖常讀臧方乘按盧龍稱塞下地國
家建國全燕盧龍畿甸之服聲名文物之所被王澤之
所先非古盧龍矣矧舜州之壤孤竹之墟朝鮮之封其
民固已熙洽於聖賢之域矣漢唐之君其德不能遠故

稱之爲塞以塗墁其疆理之隘爾三光五岳鑒無閼北
鎮又東千里天地絀縕磅礴龐厚博大之氣鍾於其間
區區以丈尺地量人物者小夫之智也今從義甫有士
之行而有位於朝當世教化方興特立於聖賢之鄉而
爲天子之郎官有名於朝矣而朝之時曰書夕之時曰
書猶名室曰願學鄉之人日廸從義甫之誨不遷於囂
雜竒衰踰制不教之俗而皆願學焉將不煩乎官師之
政而人悉爲士矣若然則願學之功豈王氏所得私哉

禮部合化堂題名記

凡職事官悉有司也惟六官隸丞相府分領庶務頒降
文書春官典禮古秩宗之職或謂之南省或謂之儀曹
其視五官非獨有司之事焉天子祠郊廟則贊相中書
論制度則與議朝覲會同之班簿聲名文物之品節咨
辨位之名數稽載籍之推本莫不於是詳定焉褒崇旌
異勸善成俗報德尚賢尊右儒學之義咸敷大而涵煦
之優柔而裕養之生而不殺之道存焉與夫饗膳醴齊

之薦于上餽牽牲牢之饋于下以仁睦親以德體物分
吏以上四方之職貢專官以比四方之賓興嘉穀靈獸
獻禎奏祥皆附以達彬彬乎華要之地而大夫士之高
選矣天厯己巳皇帝御極之明年飭百官脩職禮部奉
命惟謹乃相告戒不敢怠於事登公堂而更相命曰傳
所謂禮樂合天地之化者豈不謂茲類耶請用合化爲
禮部公堂之名記堂之始末遂署官負之名聯屬之次
於左方云令甲尚書三員侍郎二員員外二員主事二

員令史十九人通事一人國字譯史二人西域譯史二人知印二人奏差十二人官並載其姓氏序遷之由令史以下因制以具名俾後之人有徵焉

察院題名記

審官之法既壞仕者雜出而天下始不治矣或因緣時貴以取進或多貲以交結變易詭詐佞媚側辟一朝居位而臨民民烏能償其積貪乎世祖皇帝至元五年立御史臺設監察御史振肅庶官糾劾貪邪以繩吏牘以

除民瘼當是時宋尚未納土餽饌供給羽書四馳中原
數十百州日以飛輓爲事自漢唐之主觀之當以軍府
爲急而我世祖皇帝憂民方深不俾瘼官毒我黎庶則
雖堯舜之明四目達四聰者豈過是哉列聖相承成法
具在天厯皇帝登極顧御史大夫特穆爾布哈若曰內
外非臺察則官以墨敗者無由而知貪何以懼姦何以
發乎汝可於臺院殿院察院刻石以題名焉嗚呼天厯
皇帝丕承世祖之謨烈詔臺臣三院題名者臣祖常才

雖謏薄不識帝王之度要非夸以示人必勸之以善而懲之以不善也名既刻矣後來者有目爲材御史者有否者則爲御史者可不慎哉臣祖常於是而知天歷皇帝帝王之度也守院御史托克托王德新請曰石既具矣請以爾言爲察院題名記起自至元五年至至順三年監察御史姓名咸列於左云

州判張君去思記

在唐河東薛存義拜零陵令且行柳宗元贈以言曰凡

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余每讀文至斯未嘗不掩卷太息也嗟乎三代而上長民者皆學士大夫知義禮有誠心愛民自能先之勞之而無倦隱然民之役也三代而下吏寡問學無惻隱之實罷軟者不勝任強幹者依勢作威公然役民而已矣惟元統至元間吾光州判官張將仕獨不然將仕質美性恬勇於行善先是淮西曠民薦

阻飢無良者相扇就剽掠及是歲稔猶狃前非所在竊
發教柅化梗公私病之將仕以逐捕爲已任盜不弭爲
牧民者責選良騎挽強弓挾勁箭率武夫即其巢穴逮
之無遺由是惡少屏迹閭里以寧或訝判州不畏強禦
能得盜必超擢將仕蹙然曰此吾職分內事耳何敢有
功且不能令民不爲盜致墮憲網今得其情徒切哀矜
何敢有功其不伐如此暇日適泮宮遍觀黌宇見庖廩
無次講堂不治司馬丞相祠圯毀謂士民曰廟以祀先

聖先賢堂以厚有德學校以育人材昔馬監州勸導州
民闢草萊剪荆棘經營創始三十年於茲矣我後人乃
不能繼其萬一殊可愧歎即日命匠鳩材完繕因司馬
丞相之祠遂立三賢堂以楚孫叔敖齊相楊惲配食焉
三賢者或生或封或隱於是將仕又以道礪其州人也
已廼葺司夜之鼓已乃葺邏徼之司乃葺驛郵蓋以儒
道不崇人心不正縱擊鼓警姦何益於治姦知警矣然
後嚴捕盜以警其未警者焉修驛郵以傳達文書焉四

者所施有序以故州民德之於其去也思之不置具狀
跪余門丐文記實於珉余方闔門城西取篋中敗書冊
點校存家學辭以未暇至於再三請益堅義不可辭乃
曰張將仕由汴省宣使判吾光能使州民懷旣去之思
是可嘉也較諸受直怠事役民而已者邈乎其燕越矣
後之來者考余文不誣尚踵之哉至元三年二月吉日
資德大夫前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馬祖常記

殿中司題名記

國朝官制御史臺立殿中侍御史雖三府大臣奏事殿中先相關白大朝會則知百官序班於庭在臺則百官有故三日各令曹屬報狀謂之曹狀云官獨簡貴平居無文書出則秉憲節爲使一道故職是者必國人世臣之曹必由監察御史以次進他人不與也天歷皇帝在位顧臺臣若曰殿中侍御史題名無刻不宜爾可令自今以上至制官之始咸刻之於其署殿中侍御史索諾木博囉詣侍御史馬祖常言曰爾爲侍御史時且以爾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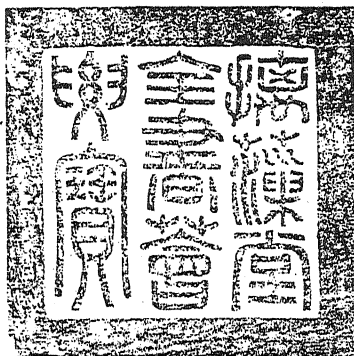
學古文是記爾宜爲之是爲記攷之掌故殿中侍御史
得凡若干人具載於後

石田文集卷八

謹案卷七第五頁後四行達嚕噶齊舊作達魯花
赤今改後倣此 九頁前三行鄂勒舊作奧魯
今改 十頁前八行拜珠舊作拜住今改後倣
此 後一行特穆岱爾舊作帖木迭兒今改後
倣此 十一頁前五行博囉舊作孛羅今改後
倣此

卷八第十二頁前五行覺特班舊作健篤班今改
二十四頁後五行特穆爾布哈舊作帖穆爾

不華今改 二十五頁前四行托克托舊作脫
脫今改後倣此 二十七頁後七行索諾木舊
作唆南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牟 錕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石田文集卷九至
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三百四

集部

石田文集卷九

元 馬祖常 撰

序

送劉文可之官汝州序

 劉君文可時文可尉新蔡縣嘗

騎駢駒戴武冠手大鳴鏑腰長刀驍勇勁悍闔縣狗鼠不敢竊發余方疑文可直一武士爾於文吏事蓋廓如也又七八年余策試京師每與縉紳學士論才器人即

先以泰山劉君為稱首無一人或短之余又疑斯人者
特鄉里姓字之同者也非余向之汝潁間所識者也以
是乏造請之禮焉一日闔門而謂余舍人曰前新蔡尉
劉君來余起走堦阼下進諸賓位拜既厯叙往時余先
大夫官淮南行事暨尊俎歌詩風流講射御田原教種
樹農業諸論著文字真如詘五指而信數之也余於是
尤賢之重諗之曰昔君尉縣河外不過如幽并豪俠等
而今也蜚聲稱文儒雖學術之力而何功之亟也劉君

曰不然丈夫子一蹴而當女子百躍我視之尚為不力
何亟也且我前年尉一縣今貳一郡子知其道乎令甲
歲造楮幣若干置工官秩視外縣令丞上凡工官歲造
楮幣患不給至大中天官氏以我是司我倍其歲之入
而不勦民以自銜屬考官最乃吏我為二千石亞今將
之官子其序以表我遂序之曰昔也武而今也文昔也
縣而今也郡河南成周之墟周南汝墳之化不泯我聖
天子文教隆盛似周成王要必刑措而後制禮作樂君

官河南日當喋喋問文獻衣冠家掇拾周之逸書以湏上之徵則余也又將操觚牘以俟

送牛國寶罷教光學北歸序

余嘗觀乎山之木有所發蒙焉隱於中曾未啟也頃之友人國保牛君告余曰我將去潁州顧子有言以贈余應之曰趙夫子唱古學於君之邦君之行殆欲大肆其所學而充其志耶敢以山木之說辱行李夫大山之產羣木也其當嶧負麓廣坂長谷風日所煦清淑所會是

木也必挺聳條暢繁蔚充盛入雲刺天百仞千尺本可

柱

一作棟

宇末可几豆其或窮崖絕壑陰寒是集摛栲雜

植叢淮

一作蘿

互樛是木也必盤錯擁腫離奇符婁

一作倮

不克茂達不中規矩寧元氣滋液之不均即將厚地孕

育之不類耶抑亦所樹立有利否也何同是木而材不

材如是哉今君之潁川當漢魏時為名郡天下高節之

士率十五六出潁川彬彬如鄒魯間其流風餘韻尚未

艾也今趙夫子豈其人耶君所謂風日所煦清淑所會

者也將見上徵明堂之材於潁水之上矣余方離奇符

婁

一作俯樓

以待爨事

送崔少中序

談者謂近世治賦之臣率多弄刀筆畫籌榮日夜屑屑
祈毫毛利害飛文舞書陽與陰掇一有豪傑魁偉之士
學古之人以仁義為說者則羣笑目譏指號狂惑斥去
恐後太師長史燕國崔君以今年春提舉山東鉄冶將
行天山馬祖常曰子好仁義說久矣持仁義說往山東

治賦是舞干羽而戰也是擊鍾磬而田也或曰不然夫
操戈以入人之室雖三尺童子亦將召徒而拒之使之
端委執綏揖讓下車而問館焉則盜跖有所不敢辭道
之於天下如是哉道之於天下如是哉遂系以詩曰
衣之華兮雖絢而章道之華兮雖闇而光有美一人兮
佩玉鏘鏘捨我而他其何可忘

國語類記序

結繩不施書契有作科斗鳥獸之迹籀篆隸分及今之

書雜然並傳觀乎黃帝帝嚳而下迨晉楚列國其間貨錢刀布鼎彝敦簠誌記銘刻文字形畫之殊極六書制作之變曾不少相襲而其聲音文義相生相成百世一道我國家造蒙古書因天地自然之數以成一代之書求合乎先王之意而不泥於人宜乃列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教授不廢是以近世之士鼓篋而游學宮者嘗比於孔氏之徒焉大僕經歷持廣平張大卿所著國語類記若干卷來請曰是書實古轉注之義為多切講此

有年矣大卿乃能綴緝本末成一家言凡國語之引物
連類假借旁通者班班具焉子盍為我序之祖常曩讀
曲臺所記及漢急就章諸篇等知世之古今文字論列
辨博纖悉畢載何則其資寡者其中窳其籍厚者其內
充則大卿之為是書後世稽古者尚有考焉

送人南歸序

下邳翟君志道解易立既成書進之闕下天子喜其勤
詔丞相府特與提舉儒學官凡儒服者咸推為榮仍悔

其已由雜道進而崇君之進以正也率惑於君而因求君之學不已遂謂玄義出老子孔子徒所不道揚雄遭漢厄運訑訑諸儒間著太玄深諉於易其名義悉與易不類宋周邵程朱四家論道理傳天下後世者往往常以二書不並稱今翟君挈四聖一賢之要歸而比之其有以越乎人矣以余為識翟君請問之余謝不能乃自為書遺之曰夫士之博於文久矣彼百氏肆畧衍雄深荒忽鬼恠之辭高說天人下援俚諺鈎貫旁出漁獵小

道蔚乎其相稽也炳乎其相徵也駸駸乎其外裸而中
窾也訾訾乎其出侈而入嗇也為士者靡不掇拾其精
華而芟剔其蔓梗也辟則津焉民有趨父難病川之不
可徒涉也而曰必求杠梁而不乘桴則可乎否耶其利
害炳炳明矣且復諗翟君曰君將再一作往東南游東南
有勝國故都去今世尚邇其遺老猶在中必有如箕子
者且為我訊之洪範之與易易之與揚雄太玄果何如
也遂抗手而別

游經歷字序

游氏為河南望族河南祖常父母邦也宜知游氏為甚
悉始辨章公起家以清德素業教諸子皆恭儉守家法
傳數十年不殄而愈熾以及其孫僕僕年弱冠即筮仕
為監脩國史叅軍宣政院經歷僕曰子知吾家世吾且
有請先是翰林姚公名余曰僕矣而字則未有也願有
以字我祖常曰惟古之道冠而字於阼階禮之意以責
成人也今子官於朝有年矣庸藉乎字為也雖然子有

命所不敢辭請字曰嘉賓夫僕主人之二

一作貳

也古之

人相見而禮飲也主有僕而賓有介焉僕能修主人之辭以致乎賓賓以授介介亦有以復焉於是乎宣禮節合文章觀辭命整容體油油然大順生人道成矣嗚呼其義顧不深哉是則曰嘉賓如之何不可尚思有以實之

李氏壽桂堂詩序

燕趙古稱多彈絲躡趾慷慨悲歌之士風聲氣俗表裏

并代田獵騎射以為生常報死感激以為壯偉居秦之
世趙及韓魏東方諸國糜爛蹈藉人幾於無而燕獨存
其筋角棗栗之富督亢之饒傳數十世而不衰豈亦名
公始封之國邑人人愛之而不肯去譬如甘棠而勿剪
勿伐者也我國家都全燕之地以恒碣為城以渤海為
隍生聚教養十百於古萬方之珍恠貨寶璆琳琅玕珊
瑚珠璣翡翠玳瑁象犀之品江南吳越之髹漆刻鏤荆
楚之金錫齊魯之柔纊織縞崑崙波斯之童奴冀之名

馬皆焜煌可喜馳人心神則得為民而居其地者天下
幾何人哉得為民而又居其地且又不為彼物俱化者
蓋真鮮矣或曰王畿之民匪華車服美室屋則不足以
樂承平而崇理治矣矧有悅親心而婉順其好者乎詎
可亟病其奢而深詬之也析津李氏正卿有母年八十
矣以絰繡為工不廢有弟四人悉相孝友正卿甫昆季
葺屋都邑之中以奉其母氏翰林待制趙君穆為書某
室之名曰壽桂嗚呼若斯人者亦庶幾能悅親者

某一作其

也亦庶幾不為物化者也雖然非得載諸太史氏文字之末詩賦之間則其亦孰信之哉

送李公敏之官序

天子有意乎禮樂之事則人皆慕義向化矣延祐初詔舉進士三百人會試春官五十人或朔方于闐大食康居諸土之士咸囊書橐筆聯裳造庭而待問於有司于時可謂盛矣然其進之道雖則曰應詔對策皆不過文藝細碎矯誣情實求合乎有司而覲得一官於天子也

未聞其不為利祿而不干世用特立而獨行違今而趨

古孟軻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也余在河南即聞于閔
人李君公敏能尊孔子之教而變其俗其學日肆以衍
浸漬乎六經汪濊乎百家蔚然而為儒者流離困苦益
自刻厲教授於青齊之間賴公卿大夫知其賢名薦牘
交上用是乃起家而入官焉且公敏始有志乎古道也
豈必欲公卿大夫之知哉公卿大夫之知而不可必也
又豈為利祿世資舍其所有而要其所無者哉如此則

孟軻謂雖無文王猶興者吾公敏是已余今蓋知愧焉
於其行故為序以別

王夫人貞節序

集賢待制兵部郎中喀爾庫庫之外祖姑王氏故贈上護
軍琅琊郡公之女故御史中丞薊國文正公女弟陝西
行省郎中劉天瑞之夫人也夫人十四歲嫁劉天瑞又
十六年而夫死又二十六年所在有司上其事於丞相
府旌其門焉嗚呼甚矣禮之可以善俗也古者婦人夫

死已稱曰未亡人則是欲從而死也今王夫人始為顯
官女與婦也則夙夜敬事脩飾工容及其夫之沒也則
疏布被體號泣若將終身嗚呼婦人之行盡如王夫人
則俗豈有不善者乎然善俗之道視其上之禮如何爾
上之禮既已敷錫道揚表異褒美書在官府名在州里
凡所以為善俗之道者亦云至矣而縉紳學士讀古詩
周禮先王善俗之意相屬而為之詩以宣昭天子人倫
之化且使民有所歌詠而觀感焉是亦縉紳學士之懿

德也為義固不偉歟

送高富卿學正歸滑州序

謠諑以為辭翫敲以為學利於時而躋於道賤已而貴物夫豈謂儒者之要哉寡默以為廉齷齪以為恭茲又豈謂儒者之要哉前年魏郡高君富卿被省檄主光州學州人之子弟從而嚮道者數十人方駢進不已且將有來游來歌之士而高君受代去學官故服孔氏之言者咸重不忍其舍吾黨而他適也咸重賢其操儒者之

要而無彼二者之失也作為文章書諸幕帟以張於祖
道之右祖常竊聞而私慕焉於其行贈以言曰君不蹟
於道不賤乎已使其在孔子之世則有顏淵閔子者為
之依歸而取正焉斯能入善人之域矣不寡默以為廉
不齷齪以為恭使其在孟軻之世則廉必不如仲子之
廉恭必不如柳下惠之不恭矣若然則高君可不謂之
儒者乎

送聶道元詩序

少之時隨親提携往來官游江淮之交績古績文視世之進取不屑也及官淳光祖常年已二十矣旦夕侍出入吏來白事嘗從廳事後竊聽更多以名呼私甚薄之獨聶君道元先子每特稱其字焉私又疑之請曰聶君特筐篋曹屬獨字之何先子顧祖常而教之曰兒來前立吾誨汝蓋聶君異他吏當休沐下直跡他吏皆縱酒叫號市中道元服澣衣而講律義於家不出也斯可敬矣汝無忘吾言後其名曰大彰灼淮西山南部使者並

檄聘之貢地官掾轉登臺即奮迅騰拔出贊淮東憲府
而祖常承大宗伯之職于朝道元喜且命曰先大夫知
我我之行子豈無言乎縉紳之士咸已賦詩為贈矣子
宜為序若夫壯詩人之情性惜執手之別離則詩序之
製也因情性之所由以達乎人之親慨別離之相慕推
今日以至于當時則茲序之所起也敢以是為道元送
別詩序

風憲宏綱序

世祖肇建官制興起文物屬命御史臺昭布體統振肅
綱維正儀崇化靡不緝綏迨及列聖繼明屢揚寶訓亦
靡不顯示常憲儆爾有官欽惟皇上日月中天燭見幽
隱紹述祖宗成法申命臺端嚴茲糾劾不俾瘝官貽憂
惇獨於是臺臣協恭奉職上體淵衷下宣風紀謂古象
魏有法道路有徇今國家肅清臺綱汲引言路其見諸
訓辭者光大深厚粲然有章宜編綴成書載在簡冊垂
告內外俾當察視司持平者有所徵焉既奏上制曰可

嗚呼盛哉凡我耳目之官尚知佩服之母怠

卧雪齋文集序

夫人之有文猶世之有樂也樂之有高下節奏清濁音聲及和平舒緩焦殺促短之不同因以卜其世之休咎象其德之小大人之於文亦然然不能強為也賦天地中和之氣而又充之以聖賢之學大順至仁浹洽而化然後英華之著見於外者無乖戾邪僻忿懣淫哇之辭此皆理之自然者也非惟人之於文也雖物亦然華之

大豔者必不實器之過實者必不良必也稱乎求乎稱也則舍詩書六藝之文吾不敢它求焉袁君德平之文可謂美矣優柔而不華典則而不質可以施之宗廟告之朝廷而今已死無及也其子杲游於國學以余嘗從其兄伯長甫官史館而伯長甫又好余甚者也請重序其父之文焉噫德平之文世雖無知者抑何傷乎子杲茲行又橐而歸於越山之下一日太史占候言南方有光氣上達于天者其必德平之文在其下也夫

周剛善文集序

六經之文尚矣先秦古文雖淳駁龐雜時戾於聖人然亦渾噩弗雕無後世誕詭翫黷不經之辭司馬遷耕牧河山之陽得中州布帛菽粟之常著而為史其言雄深唐韓愈挈其精微而振發于不羈嘻文亦豈易言哉柳宗元駕其說忿憤恚怨失於和平淮西雅訶晉問諸篇馳騁出入古今天人之間蔚乎一代之製而學士大夫皆宗師之宋以文名世歐王曾三氏降而下天下將分

裂道不得全業文之士咸澆漓浮薄不足以經世而載道焉皇元隆平宣布文化姚燧元明善裒然在廷以文致位光顯而于今傳之周剛善彙其文數十篇俾予觀之質實而不窳藻麗而不華殫其思以志于文而未已者也茲將官南方故書以為文序而畧告之

楊玄翁文臺序

讀楊玄翁文臺再過得其辭之意義氣之音節蓋隱君子之言也延祐初予售于有司是時以古文名者清河

元公復初假予以言曰子之脩辭幾於古矣然於質實則過之於藻麗則乏矣予起應之曰祖常初無志於斯世功名之業聞古有所謂立言之士粗願學焉而弗舍之也今國家以文取四方士其進也不雜是以致此幸先生教之然稱以質實則祖常有未敢能茲十餘年矣蘊而未發也力小勢在下信者寡而傳者或疑之間與東平曹子貞甫王繼學甫中山王儀伯甫蜀郡虞伯生甫相下許可用甫宣城貢仲章甫講求其說而猶以質

實為難而不得一變斯文為歎也而今也玄翁之文隱
君子之言也蔚然而充鏘然而和而怵然而有激也質
實之域幾其造矣乎乏於藻麗者不飾之耳君試以諗
同志者何如也

梁氏壽慶堂詩序

監察御史梁克中請於馬祖常曰吾世家宛丘國家平
宋吾父君用甫以應募戰有功進領千戶軍居間嘗教克
中昆季曰吾年幼氣實時踔於踔於疑誤弓刃出廣海瘴地

與盜賊羣結艦連屐轉聞相薄毒霧之塞也如蓋帷損

狄交啼之悲如號

一作鬼

魅諸少年皆樂構難俘殺為快

計而吾獨被甲執盾以赴敵未嘗妄戮一人亦未嘗以
所欲貴富者載諸心以殘人之子女貨賄辛勤來歸吾
弟又奄先人之業以自殖而吾亦未嘗介於懷以求已
私也若曹生太平盛世慎自問學事親孝謹人人言天
之報予善人恒有餘慶或者其有然乎克中佩父訓學
未成而仕由御史大夫掾得官承務為江東廉訪司經

歷進南臺御史遷西臺御史入為監察御史累階五品

請于朝封吾父曰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宛丘縣

男母閻氏宛丘縣君今壽皆八十丹頤素頰虞一作危坐

堂上不穀之子三人孫男六人曾孫男女又六人侍膝

旁怡愉甘旨殆知喜而忘懼也元統元年冬十一月殿

中侍御史呼喇台等以聞天子初一作賜尚尊酒偕所封

制即賤臣之家以寵異之夫名與祿豈必賢者待之為

榮哉雖不賢者亦待以為榮也韓詩曰曾子仕為吏以

樂得養親雖祿不過鍾釜猶忻忻喜也曾子可謂不賢乎以彼其賢猶曰喜及祿養不賢者能勿喜乎克中又將求薦紳先生作為文章以繩天子之賜而助吾喜為母壽也干一言序吾意何如予曰子孝矣夫子孝矣夫天之報于子固有不得而知者惟明天子所以望于子者豈不曰孝子之於親也愛之以心敬之以義事之以道仁人之於民也必體父母以子之故器子為御史成子為孝人者政有望於子也子異時為名宰士為良公

卿為民之賢父母一是心而已明天子之望子者如此
子姑持予言為子父母壽其必亦喜無量惟賢者而後
知此意也子謂何如克中曰然即書而為之序

送雅勒呼叅書之官靜江詩序

奎章閣叅書雅勒呼字正卿取高科登朝廷以文學才諳
遇知于天子出貳郡治以宣上德而脩百姓之務亦可
謂榮矣然而有為不懌者謂正卿宜在館閣華要與諏
訪獻納發謀議佐政事而自效於靜江荒遠僻隅山側

泐海之地孰失之歟余為之言曰中州大夫士吏南越者往往不樂其土其仕皆有苟且而無憂勤之心以故其政事鮮弛莫致其治教之意而蠻民與徭合盜廣西數郡罹其暴害天子宰相以靜江重鎮守臣未易稱任又知正卿嘗家衡鄂壁于其壤識其山川巖坎之勢市里田土風謡習尚話言之變害利詭冒儉良之形制其傾搖踴躪而導其善心必有素計也他日正卿以親老乞高郵便養而天子宰相特有是命焉夫以嘗仕于朝

出入禁籞為文學之臣而治其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
否皆已習熟之士專思一慮以勞其職以宣布上德而
無苟且以憂勤百姓之務余知其必能成在官之政為
後來可守之法矣此正卿所當自致其治教之意而天
子宰相之所以命正卿者也又孰失之歟然余聞往時
廣西憲臣帥守嘗併力以勝盜勝則削骸戮孥矯虔毒
民使荆湘衡鄂兵以萬數卒殮焉正卿其特將除是而
已耶抑用之為小異也豈亦制而導之亡素計猶不免

為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耶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亦嘗思於其言否耶繇鄂沂湘過衡抵靜江吏者多中州大夫士正卿為余諗其賢者曰受命為吏大者專方鎮小者一郡一州起居靡有所失飲食不侈以妄雖越南與中州不大異也豈當以不樂而置官以不事利進裸耶倘曰余之言可豈得蠻徭之為盜哉噫亦其民之幸也已於是不懌者與館閣僚友及京師聲明之士各忻然為文章以美其行而勸其無久於外

以致其去處之情而請余為之序正卿固喜任事者故次第其言以送之

送簡管勾序

中書以簡君實理管勾曲阜廟學將行請吾為送別詩序諾之二年弗即與之也及來京師告闕里孔子廟荒圯不治又請吾曰今可為之也始簡君布衣裋然游公卿間公卿皆禮之雖小丈夫有所挾持不禮人者簡君亦能使之忘其挾持而禮之其交於人非有鈎連濡沫

之巧也非有排難解紛之俠也平易以坦夷和樂而靜
專年彌久而情益真也時益躋而義愈篤也如斯而已
矣彙類而觀之古之君子入道之域者亦由於是矣簡
君讓曰不敢有是願先生終序之夫闢里廟不治公卿
大夫士之事也子無憂其不治也彼佛老之人室廬觀
闢丹雘塗飾圖所以事其師者坎焉若不終日公卿大
夫士咸以文名而官榮庸有不治其師之廟而自豐其
屋者哉子當求如傒斯者作詩以俟之

送吳養元管勾還家省親序

番易吳生養元年弱冠循循務進理自將無世俗子弟
華美之習吾嘗愛之今年中書署為曲阜先聖林廟管
勾捧檄而喜告予祖常曰小人有親方壽而康寧今茲
被檄非敢以尺寸之進為喜喜得升斗之祿逮親榮養
也祖常聞之遽然色變而嘆曰昔吾起草野戰藝於京
師得一官則皆失怙恃矣後月給俸入及間拜錫賚歲
時市鮮新物品饋食堂上則追恨罔極自罪不孝以為

不得奉一歡於膝下雖叨冒光寵適增愧赧而獲戾於清議迄今觀大夫士之家有侍其親之在官者憧憧於心也嚮者吾年未老大時聞生若言尚易今也吾年老大矣聞生若言得重無判于心乎子歸矣持吾言以諭其親則生之親將悅生之孝而喜吾之言可以為歡也同朝君子有能賦者請以此為序

石田文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三百五

集部

石田文集卷十

元 馬祖常 撰

碑誌

大興府學孔子廟碑

昔我太祖皇帝受命興邦金人孫于汴太祖即以全燕
開大藩府制臨中夏維時已有定都之志矣故太宗皇
帝首詔國子通華言廼俾貴臣子弟十八人先入就學
時城新剏于兵學官攝於老氏之徒世祖皇帝教命下

始正儒師復學官廟事孔子歸壙垣四侵地勒石具文
作新士子至元二十四年既成今都立國子學位於國
左又因故廟為京學京師雜五方俗尹治日不給廟之
墻屋弊壞將壓以毀講席之堂粗完泰定三年今大尹
曹侯上視廟貌祠位皆不如制割稍入為寮窠倡然後
大家富室合貲以聚財者有焉釋子方士分食以它徒
者有焉施施于于咸樂於成延兩廡五十有二楹締構
塗飾工良物辨象從祀諸賢百有五人妥靈惟肖威儀

有容又懇請于朝得廩餼弟子負百人受學于師復其身不勞以事於是天下首善之教興焉廟肇自唐咸通中至遼金燕為都邑故嘗用天子學制選舉升造與南國角立亦一時之盛也而太宗皇帝當雲雷經綸之世聖訓諄切以德賞喻父師以櫛楚懲子弟飢焉粟肉渴焉酒醴力焉僕使恩義甚備其養賢勸善之誠固已高出百王之上矣世祖皇帝立極作則人文宣明登用儒臣躬親講學故當時勲賢之裔以及宿衛之臣罔不以

揖讓俎豆之為懿顯蒙昏庸之為恥也而三代國學黨
序遂庠家塾之等秩然羅列於上下才學經術用世之
士踵武而出暨仁宗皇帝賓興大比四方舉進士凡登
賢書策名禮部者京師屢倍於外郡非列聖仁涵義揉
百年之禮樂文物推而致之歟燕自虞夏為武衛之服
召公之化尚矣昭王築臺以徠賢士鄒衍樂毅劇辛至
有稱於世韓嬰以詩易為一家師孔穎達博綜五經卓
然庶幾醇儒今多士游歌在庭樞衣在廟將見魯鄒之

美矣若嬰顓達宜所不道矧衍毅辛之徒哉夫儒者之
學詩書六藝之文以至施之天下之道無有二也後世
教不明家異人殊各溺於所習以相詆訾由上之教無
以一之也嗟夫古者小學大學之師弟子之傳皆本於
道德仁義之實著於詩書六藝之文非有教有授則不
敢以傳也傳焉而龐雜不經則上有刑也是故風淳而
氣同由上之教有以一之也而王國多士逢文明之會
肄業有學學有師春秋禮其先聖先師者又有廟有位

入有食以處出有貴於衆所以報稱列聖教化之德而

應賢侯承宣之志者必冠

上或有彈字

而起矣提舉學士崔

居中教授賈良弼正張禎錄司視以狀請曰廟之成前
尹瑪蘇庫實能始之今尹曹偉實能終之經歷王孝祖
薛讓警巡按院烏德美使李權且能考工於下也余既
為言正交邸沂鄆四公配食東鄉位其來請遂為銘詩
不辭詩曰

皇元有赫奄受大國于月之崦于日之域京邑翼翼莫

不來極予誕敷文德新都有嵯辟雍戔戔璫弁之璫濟
爾象犧鉶爾絃歌新宮則那舊廟如之何皇帝在御百
度咸若海輪維柁河浮厥栢是尋是斲虞庠嶽嶽式光
我上國云

一作至

聖儀儀玄紘龍衣衍我先師既右享之

采芻于地薦此明犧用介我蕃釐蕃釐伊何彼美多士
克明克類克諒厥事以登膺仕以媚于天子有鏗華鍾
路鼓逢逢言燕于公有翼有顥多士既同天府是庸維
曹侯之功曹侯閭閭廼承廼宣御劇廼專虞庠連連王

士安安祇國維賢天子萬年

安豐路孔子廟碑

泰定元年東平岳侯經歷安豐路事相路學孔子廟皆
不稱謀所以大而新之告其長屬一府盡傾意樂成大
者割財小者奏力咸出名姓以來就功二年總管拜珠
君上謁廟又先發稍入會錢遣學正及生二人作雅樂
諸器於吳中於是安豐路學祠事先聖先師廟位樂器
秩有序列矣四年教授官許士淵以狀走京師請曰安

豐全楚東境州來之郊其土廣衍其物阜大其民質實
力穡而勤宋失國南播江表嘗恃其人以扼兵衝故百
年間人俗獷悍當是時雖有聰明秀俊之資生於其鄉
無師以傳業無友以講學士因亦不得稱於世斯豈吾
民之罪哉國家覆被蒸庶涵育生遂重熙累洽薰為太
和薄海外內詩書禮樂之教興父兄子弟老老幼幼日
趨於化矣而安豐為郡在今綏服之內密邇天子聲名
文物之盛民生衣食仰於田桑無靡習雜好以遷其耳

目視聽其志專一而易教而吾經歷君總管君協恭在
官勸民以學子備纂注之職可不記以示人乎祖常拜
而為書曰孔子道大天地日月不可象也然古之學者
入學必祀其先聖先師後世廟孔子於學春秋天下通
祀之所謂推本其始而喻之以義也今二君守官知教
民不在笞辱奔走而在於俎豆揖讓不以小法苛急而
以大道磨厲先使之入學矣而又使之習禮器且有所
尊敬焉嗚呼有官者皆視其民如二君則天下有不治

乎飾屋製器用錢中統鈔會之凡七百一十四定一十五貫用食工米麦凡二百一十石髹漆黝堊陶瓦材木磚石蔑梟之具輪山航流無脛各致二君才譖之施於民者它可卜矣祖常旁州之民也聞鄰州之士鼓篋而游歌于廟于學章甫而逢掖于鄉樂其州有愷悌之政而為鄒魯之俗也詎得已於言乎遂為詩曰

桐栢嚙嚙淮水中
滴左峙楚都安豐
之揭殖我禾麦有
顯者民田田宅宅
奠居飽嬉弗大厥
知官師維良開黷

納之嗟我士民天德元善昔逢不辰胄而不弁今天子
聖俊乂咸事嘉生靈應駢入還至泰和至順庠序聿興
詩書禮樂喤焉古聲古聲喤喤簾敵瑟琴侑薦豆籩求
神陽陰我神降嘏多士在學賓興于鄉其光嶽嶽二良
民庸作民維同鐫辭伐石上于考功

光州達魯噶齊烏瑪喇公去思碣

初內侍臣烏公繇杭州司稅長以承務郎監守陳州于
今為民吏稱誦時余弟祖孝以進士倅是邦故知公為

詳至治癸亥復階前資來治光光甸淮右民物頗阜壤
土褒沃未易理也公至之日一以誠格姦恬紕信索民
所宜為則易置之躬率以勤制廉直急官事猶理家凡
執意論列曹吏俯首將命寮亞允協執筆署紙尾唯謹
威德濟洽惠利遂行初政甫期年而治行熒然為淮蔡
稱首淮南北聞公名靡不爭為鼓譽以故農職畎畝民
就禮俗健肯一作兒皆竊伏田里以事其業比屋充庶弦誦
之聲相聞岷負襁子來者袂如雨及至則如歸州東南

境百里而遠屬縣曰固始先時有羣無賴疇相詆訐者以產白金盜執民地誣上官徵譽毒民左狙右掠不得則死繼之民緣是往往破業甚則決身蛇虎之吻訟連蔓數歲公惻然為建言白政府罷之居民至撫手道慰雖前日之跳踉倖望者亦莫不奔走來同焉茲非所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歟泰定丁卯冬公為州之五年也余自京師歸淮南展先子墟墓而公始以終更罷光人之賢有言者持狀來取文以表公惠嗚呼世之吏以

能稱者殆不多見而矯虔者往來相屬視先王禮樂教化為腐樞則姑汲汲乎告聽論訴之政曰施化易也失在於政則曰民不變也為國者求人如弗及而彼將訖無成功余所以重有感於烏公也然則公視彼非有素飭之材而操一切按致之法者蓋異等矣述其理道叅之古能吏其庶幾乎後來讀此文者尚亦有百年文獻之思也耶

光州孔子新廟碑

光州既新作孔子廟乃以圖來徵文於州人馬祖常曰
爾先子為政於此州州有學以教人有田以養士有廟
以事先聖先師矣今圯不治廟四出無垣登降無階
肖象之設五采之服不彰妥靈之位不嚴配侑之序不
飾室屋構櫨周廡重門及籩豆禮器之類一切弊舊取
具假借歲春秋釋奠官及屬師及弟子致齊無次某等
一二人辱守茲土割其稍入合民之錢粟筏木陶瓦木
材陶良以錢鳩工以粟傭力丹漆黝堊金銅施色之物

皆集作於天厯二年七月九日成於至順元年八月十
有八日凡廟位象設稱乎南面而為王者之居昔之不
治者今皆治矣昔之無有者今皆有矣爾先子為政于
此州爾又以文名于時爾宜為文告來者庶謹之而毋
毀也祖常三為典禮之官習於先王之禮而學于聖人
之徒陳跡往轍不敢煩州人之聽獨以我朝有道之世
告吾州人始憲宗皇帝都和寧遣國子二十人就學今
都之南城孔子廟旁旨意訓誨刻載廟中世祖皇帝潛

王郎名學士王鶚因幄中設主陳俎豆觀祭孔子儀式
宗皇帝詔天下若曰世常知尊孔子矣而皆未至也其
進封至聖文宣王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今上皇帝
正位制若曰孔子大聖推本父母未極褒崇父叔梁紇
可封啟聖王母顏氏可封啟聖王夫人命以璽書告闕
里廟庭猗歟盛哉夫天下既富而教興焉興教必於學
學必有所師師莫若聖聖莫若孔子則廟而事之者學
者宜莫先焉且既富而教雖三王之治未有不富而能

教者吾州介江淮之交生殖甚寡然少長安於朴俗衣服飲食給於田蠶弋釣之力工商給於粗完男女婚嫁養生送死質而有節其人已幾於淳厚故易富而易教弗如他州之必待厚藏而後富近刑而後教也是以見其大夫賢欲有所興起於善而又應之之速也如此誣天下以難治者豈君子哉國家以文化成四海考郡縣之績當以吾州為首焉茲叙其實而又繫之以詩俾州人歌新廟之成而不忘州大夫之德也詩曰

於穆聖師降我新廟几筵維飾象設維肖四瞻周廟載
基載築雅雅鱗鱗靈御之肅靈御之肅衣裳我人俾不
為羣而即於倫埏埴萬類同仁于天匪言莫宣匪文莫
傳六藝百家咸質於經我維受之日化於成大帝在位
翕以敷施考妣啟聖而追王之四海作則文明式昭我
州易教作廟維喬梗枏梓栢弗雕而斲陶瓦髹漆施色
丹渥麗牲在門春秋蠲吉官屬師徒端弁以入其容鏘
鏘其神洋洋牖茲顓蒙闔而日章淮嶽諸谷會流為潢

南薄其鄂州名為光光在百城瘠土寡殖維人易教衣食耕織則既衣食又學為士學士有師先聖是祠州侯一作德勸我民豈忘之

光州固始縣南岳廟碑

五岳奠五方之地而各神於其人於其人三字上風雨

下疑有脫誤

日月之交有年穀之順成民物之疵癘焉南岳祝融之墟距固始計里二千然皆古楚封域是其神必靈於一方無疑也神而靈能變化佐天地主宰萬物流行蕩摩

又豈閼於一隅哉傳有曰山澤通氣氣塊圪旁礪扶輿

充兩間者大而不可以擬言衆人狹中而咸私其鄉神

則罔不通也神而通則雖廟祀於他邦亦宜哉予嘗被

命代祠衡岳且辱祖白

一作祝宗

之職矣知典禮咸秩無文

岳瀆上之所蠲吉有事者也僭有厲禁非民之所得禮

也國家以仁治天下示民大同斥雕譁而不用凡山林丘

陵墳衍之神能福於人鄉人得祠之俾或禱而得年穀

焉得無痲癘焉茲亦上之所願推施于天下者不禁也

地又匪天子歲時遣使之位禱又不大爽於禮禁廟無煩官司而民樂相之居民上者又忍不因其俗而順悅之乎是三者皆應記也廟事有成悉汝南民李聚之力鳩材庀徒百工並興富者入貲窶者奏技蓋聚當病若有物憑之者自言爾作廟則愈今聚年七十矣衣結躡屨北走京師繪廟之圖介昭公萬戶總使府副使劉文秉御史臺管勾王珪拜馬祖常丐文歸而刻諸廟中載考廟屋為閣者五間為廡者二十間為後殿者三間為

門者為列室者大小凡若干間皆象神儀于其中外鑿
二池瀦水植蓮客來游者憇息有亭東為石砌周為繚
垣對樹嘉木合陰成列已蔚然而稱神棲矣固始吾州
之屬邑也父老子弟吾之所愛敬者也既來請文夫何
讓焉乃為詩以侑邑人迎送神之詞信民生太平之樂
愷也詩曰

南山濟兮興雲雨我田兮賴我神君神君降兮水渚幢
駢羅兮夾以斧威不祥兮無疵癘順年穀兮吾食汝吾

食汝兮何報鼓以

一作獻夕

牲兮蘋芣來連舞兮樂予廟翼

翼兮邑

一作揖

予趨載擊鼓兮問年秔盈疇兮秣盈田富

壽愷兮衆咸熙自今始兮樂民時維茲邑兮孔休神福
汝兮多來年記布濩兮霑四海充無垠兮神咸在

勅賜弘濟大行禪師創造福州南臺石橋碑銘

至治三年今天子嗣大厯服慈仁儉勤思與元元共廸
天休惟浮屠意義廣大廼嘗詔祠官咸秩厥祀凡其徒
功行峻潔者特褒寵之踰年改元泰定宣政使臣伊埒

特穆爾以福建平海頭陀禪錄行業修著宜錫恩渥謹
上言曰師王姓法助名也世為泉南農家母感異夢而
生生十二年而為沙門又一年而受沙彌戒又七十五
年而歿歿三年而葬葬又九年倘無以表異之非天子
廣愛推恩褒寵功行之旨也師天性圓悟善心自然始
執下有禮字於靈應師再叅諸毗尼師不業泥不拘無有障
礙惟以發明已事為究竟故研窮內典洞了佛乘日發
猛勇以畢至願嘗見舟濟西汪一作洋者即惻然曰是必

及於難報止之弗聽卒之暴颶舟溺又嘗為埭於海濱
水嚙蝕埭且崩師麾以翼潮為縮云身衣百結木食澗
飲更歲時寒燠不懈蓋道益勤而心無怠年益邁而志
彌篤此其行甚高福唐一作當粵閩之會城三面距江其

水皆自高而下石錯出其間若騎布獸伏迅湍回洑旁
折千里匯而為南臺江昔以舟櫓比連大絙為浮梁以
濟每潦漲卒至則絙絕舟裂於兩碕民多溺焉師將橋
江以利涉者先命弟子吳道可走京師因圖通玄悟大

聞師李公聞於上天子嘉其意詔師卒成之既被命矣
衆愈弗疑於是大姓割其財小夫奏其力閩鹽轉運使
王某且率其屬合治之不一一年得錢為貫者數百萬廼
為墩二十八植材木礮密石納木腹而基之工未告具
而師化矣後二年其徒曰嗣土法喜法秀德遇嗣永實
終成之長一百七十丈有奇仍積其贏資及故端明殿
學士王君某田之歲入岸南北為亭北岸之東為寺御
史中丞曹公扁曰萬壽橋寺如橋之扁師所至人爭趨

之故居泉則有毗藍庵彌勒庵居興化則有嵩山院寶
塔院居南安則有星聚堂崑崙堂凡為庵為堂為院為
亭為塔為陂為埭為杠為大橋為三門佛殿總一百八
十有六狀皆瑰詭殊絕而南臺萬壽橋其尤鉅者也此
其功甚大先是師未歿之二年仁宗皇帝賜璽書加號
引濟大行禪師帝師亦授衣一襲為傳法本其所以寵
賚光大之者匪自今矣嗚呼一真如界復何假於人天
小果也夫然相以表性非象不彰故彌勒之華嚴阿育

之寶塔遍於十方豈真為偉卓觀美而已今之學佛者
昧於此或離乎真或蔽乎物俛俛焉幾無以存其身而
大疾厥教視師為可愧矣是其功行皆可褒崇奏聞有
制曰可其命史臣為文以刻諸石銘曰

善提大士諦真如假象現法表道樞弘濟禪師廼其徒
心如摩尼形槁枯洞開五蘊觀空虛究竟三乘超有無
食糲衣卉損豐腴精勤好用行不踰閩人歡喜歌以趨
鉢錫隨地成屋廬作扛截流載大塗車跡步武乾無濡

萬猊蹲蹲護浮圖長杖下入龍蛟區磅礴山骨積重跗
中鑿水空通尾閭居者行者若賜酺坎其擊鼓吹笙竽
師歸冥冥衆為吁百神導引幡幢紆海國田良陂有負
祖一作稚齒生長耄耄娛史臣為銘承帝俞世世無圯視
其鄂

石田文集卷十